

异化与归化

□ 米 川

异化批判,是技术人文批判的主要向度之一,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视角,如反映技术恐惧的“《弗兰肯斯坦》《浮士德》《1984》”三大隐喻和“存在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四大流派,致力于揭示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危害。

异化批判已构成一幅蔚然的“图景”,如芒福德的大机器、海德格尔的座架、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福柯的现代奴性、斯蒂格勒的精神无产阶级化、伯格曼的装置范式、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德波的景观社会、罗萨的新异化、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以及舒茨的“理性铁笼2.0”,等,似乎到处存在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的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技术把人变成“持存物”,使人退化到“无思想”之中,人在“自动化”之中被异化;技术具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原罪”,等等。

技术的人文批判者们开出了种种疗治“异化”的药方,从道德物化、保护人类主体性,到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改变其使用的社会制度。费尔巴哈指出,是人创造了上帝且导致了自我异化。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异化是不是很像今天人与AI的关系?俯察当下,到处都是数字异化症候的“直拍”:数字茧房、数字焦虑、数字焦土、数字霸权、数字囚徒、数字洞穴、数字偏食、数字囤积、算法压迫……

异化和归化是似乎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我看来,许多当下有关数字技术的异化批判,还是沿袭机器时代异化批判的认知方式,未能实现异化批判的思维转向,包括妖魔化技术的价值、超越“纺织机思维”惯性或卢德主义的偏激、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及对人类的独特性寻求的固执。这种思维转向的现实逻辑是当下的技术时代发生了变化,即从祛魅的现代

技术走向返魅的当代技术。机器时代的技术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祛魅的现代技术,它使人的技术性操作活动变得单一、重复和机械化,是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同步化、大规模化和中央集权化的代名词。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返魅的当代技术越来越具有人性化、艺术化、个性化和人道化,更具不确定性、神秘性的魅力。其秉持的技术观是社会建构论,更加彰显人的生存意义,凸显技术的崇高人文价值如自由、平等、幸福和快乐、人的主体地位等;与“作用”对象世界走向亲和关系,强调高技术和高人文的结合,高效益和高情感的融合。

“反者道之动”。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性技术都伴随着某种丧失。“既要、又要还要”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奢求。我们不能在享受技术进步的同时将技术妖魔化,动辄找技术异化背锅。如现在流行说大众不读书是数字异化,这不免让人疑惑,一是难道屏读不是阅读?二是难道那些天天刷抖音和视频号的人在智能技术发明之前喜欢读书吗?

人类自我认知的四次革命告诉我们,人类从来就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不变的独特性。在AI时代,人类有效对治“异化”问题的前景在于融合AI,走向基于技术人学的“人机共生”,而不是去探究或维持人类的独特性。

“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个“元”是指人机融合的“元人类”或新智人。依循“广大和谐之道”,以“生生”“仁爱”“并行不悖”“齐物”“相与”“物吾与也”等中国智慧,放下人机二元思维,学会与AI共生,是当下超越异化的“归化之路”。异化是“心为物役”,归化是“物为心用”。与AI相伴的自在之境是“心无挂碍”,是AI时代“应无所住”的禅境:“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走,未曾踏着一片地”。